

文學溪林

雪峰山下

包偉

有縣名「洞口」，在湖南邵陽。初聞此名，無端想起《桃花源記》。繼而想起背誦此文時，還是懵懂少年郎，轉眼便已人到中年。嘆時光，人之常情，正如每每遇見好山水，總生出歸隱之心。一千多年了，陶淵明的影響力並未減退。回憶了一下那篇著名課文，仍能記得其中句：「林盡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彷彿若有光。便捨船，從口入。初極狹，才通人。」

難道正是這殘存記憶，讓我在聽到「洞口」之名的第一時間想起了陶淵明？且慢，我還知道湖南有縣叫「桃源」，有本文學刊物就叫《桃花源》。查了一下資料，「桃源」離「洞口」，三百多公里，都屬於雪峰山脈。雪峰山，大名鼎鼎，我第一次聽說這個名字是因為雪峰山會戰。而我要去的「洞口」縣，位於雪峰山脈中段。

從昆明出發，高鐵五個半小時抵「洞口」。從雲南經貴州進湖南，從一座山到另一座山。車窗外群峰掠過，又想起陶淵明。他可曾想到，未來的某天，這山裏會奔馳着鋼鐵怪獸，有着穿山之術，能同時打開十幾張嘴，將成百上千的人吞進肚裏？或許是想過的。日行千里，夜行八百，騰雲駕霧，在文學作品中屢見不鮮。人類沒有翅膀，所以有了飛翔的想像。所謂無中生有是也。

十月末，我來到「洞口」。此時的大地，像我們豐腴的母親。要向世界交出果實，要讓人間滿心歡喜。「洞口」有什麼？答曰：雪峰蜜桔。眼下正是豐收季，眼前浮現出金黃大地。人間有四季，我獨衷於秋。除了蜜桔之外還有什麼？又答：宗祠。果然是一方好山水。蜜桔是甜蜜現實，宗祠是久遠追思。在時光之軸上，這兩者不光意味着歷史和現實，還從物質

和精神對人進行了觀照。

這個時節來「洞口」，自然要去桔園看看。天氣晴好，雲淡風清，大地慈悲，萬物低眉垂首。陶淵明在《飲酒詩》中寫，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而在此時的「洞口」，則是採桔東籬下。採桔者，四海賓朋。數天前，人間有信：「洞口」蜜桔已成熟。於是我們這些人，便從四面八方趕了來。毫不誇張地說，這個季節，這片土地，蜜桔為王。舉行了一場盛大的蜜桔推廣會，所有的話題圍繞它，所有的心思向着它。它是希望，是汗水的結晶，是心誠則靈，是付出與回報。載滿蜜桔的高鐵整裝待發。在漸行漸遠的版圖上，果子們帶着這片土地的血脈和品質，倍受讚譽。

這一帶，都可以稱為雪峰山下。雪峰山下的縣除「洞口」外，還有綏寧、新寧、漵浦、隆回、安化等。某一瞬間抬頭，你會看見雪峰山沉默高遠，有着護佑蒼生的力量。而山下那一個個縣城，則是雪峰山之子。「神說，要有光，於是就有了光」。如此看來，人類遠古的某天，神也一定說過，要有山，於是就有了山。神看山是好的，就把山與海分開了。

山是好的嗎？一個從小生活在山裏的人告訴你：當然，是的。靠山吃山。如果沒有山，就



●縣名「洞口」令我無端想起《桃花源記》。

AI繪圖

沒有山裏人的現實生活。如果沒有雪峰山，哪有雪峰蜜桔？所以當我在說蜜桔的時候，我在說大地。大地是神跡，人和物也是神跡。

當我們談及一片土地時，總會談及這片土地上的人。什麼人？人群中的出挑者，時代裏的風雲人物。在「洞口」，若論風流人物，還數蔡鐸。某天，我們去到位於山門鎮的蔡鐸公館。小鎮街道不寬，車在街邊停住，人潮洶湧。公館原為武安宮，始建於康熙年間。有資料顯示，此處是1917年蔡鐸逝世後，由當地人集資，在蔡鐸家人居住過的地方改建並命名。這是人間大義，此義來自故土情意。

在蔡鐸公館裏，我強烈感覺到一種對比：生與死，動與靜，世界與故土……一個人的一生，以雕塑、照片、對聯、詩歌等形式陳列起來，供人

瞻仰。而作為一個長期生活在雲南的人，「洞口」之行的最大興趣點亦在蔡鐸公館。這是在距離「重九起義」112年後，我從起義的爆發點，來到了其領導者的成長之地。「重九起義」之後，成立了雲南都督府，蔡鐸任都督。這場起義，也成了昆明這座城市的光榮歷史。我曾經梳理過這段歷史，並由此產生了對昆明更深的愛。

一個人，確實會因為另外的人而熱愛上某片土地。我的意思是：人對土地的熱愛，並非只來源於天氣、地形、海拔、氣候、出產等地理條件……還會來源於這片土地上的人。出於一種信任，我們始終相信一方水土養一方人。人和土地有着某種共通性。出英雄的地方，必定是神眷之地。

雪峰山在上，人間在下。有一天，我們乘車去高沙鎮。有人滿臉自豪地對我們說：「你們知道張小龍嗎？他就是高沙鎮人。」在這個微信時代，誰不認識張小龍呢？於是，人還未到高沙，便因張小龍對這地方先有了好感。車上的人又繼續推薦，說此地歷史悠久，且經商氛圍濃，早在漢代就已經形成集鎮。這裏曾有別稱，「小南京」。

高沙鎮有十萬人，有悠久的歷史，有精氣神。這樣的地方，不是千篇一律的工藝品，而是百里挑一的藝術品。所以，在高沙鎮，磚不是磚，瓦也不僅僅是瓦。它們是過去時光的證據。你能感知，在看不見的地方，舉頭三尺，有人們需要膜拜的精神。

在「洞口」，在高沙，看見了民間商業精神，在曾八宗祠裏看見了家族精神……這其中，寬闊感尤其明顯，在看見與看不見之間蘊藏着某種人世的真相。這讓我們寬闊，讓我們敬畏。

（作者係第十三屆全國少數民族文學創作駿馬獎獲得者、雲南省作家協會副主席、《滇池》文學雜誌主編）

柳巷

袁偉建

春天的柳巷，像一本
攤開在時光裏的舊書
風是那輕翻書頁的手
雨，淅淅瀝瀝
敲打着每一個字

柳絲垂落，似綠色的簾幕
在風中搖曳，欲語還休
雨滴順着柳枝滑落
宛如串串晶瑩的淚
打濕了柳巷的眼眸

她撐着傘，佇立在巷口
那把傘，是朵孤獨的蘑菇
在雨中倔強地開着
雨絲斜織，模糊了視線
也模糊了她等待的面容

別離的愁緒，如墨洇染
在這柳巷的畫卷裏蔓延
每一陣風過，都似利刃
割扯着心底的眷戀

（作者係中國詩歌學會會員）

曾經的歡笑，被雨打濕
散落在柳巷的青石板上
她望着遠方，傘下的身影
在風雨中，漸漸單薄
如同這片春天裏
被遺忘的一縷憂傷

時代詩行

炒春

唐筱毅

春啊，就像大地最輕柔的手，輕輕一抹，漫山遍野就都被翠綠填滿了。當第一縷春風悄悄探過，星星點點的嫩綠芽兒，就急不可耐地從枝頭冒了出來，這一來，採茶季也就跟着到了。

天還黑黢黢的，母親就把我輕輕搖醒。我迷迷糊糊睜開眼，窗外還是滿天星斗。母親手腳麻利地拾掇好採茶的工具。出門的時候，天邊才剛剛泛出一點魚肚白。我們順着彎彎繞繞的小路往茶山去，茶山在海拔1,200多米的高山上，得走上近兩個小時。一路上，我累得呼呼喘氣，被露水打濕的褲腿，貼在膝蓋上涼颼颼的，這一涼，倒把我最後那點懶意給趕沒了。

等到天光穿過雲層的時候，我們正好爬到茶園。茶樹在薄霧裏，慢慢顯出模樣來，芽尖上掛着露珠，就像撒了一山的碎小水晶。茶農們都忙開了，手指在茶樹間輕快地跳動，採摘着滿是春天氣息的嫩芽。我照着母親的樣子，小心地掐下芽頭，開頭覺得挺新鮮好玩的，可沒一會兒，胳膊就又酸又疼，腰也彎得直不起來了。母親笑着說：「採茶可不是個輕快活兒，得慢慢來。」可這「慢慢來」的背後，是茶農們一天又一天的辛苦勞作。每一斤上好的明前綠茶，得要四五斤鮮葉原料，那就是四五萬顆芽頭，這得讓茶農們無數次彎腰擰手，其中的辛苦真是想都不敢想。

下午四五點前，茶農們就得帶着採好的鮮葉下山。夜裏走山路不安全，而且茶葉得趁早賣給加工廠，不然就賣不上好價錢。等賣完茶青回到家，月亮都高高地掛在天上了。簡單吃點飯，洗漱一下就倒頭睡了，因為第二天還得重複這樣的日子。整個茶季，這樣的日子就這麼循環着，茶農們的身體可



●芽尖上的露珠像碎小的水晶。

AI繪圖

遭罪了，特別是那些上了年紀的人，腰酸酸痛、腰肌勞損那是常有的事兒。

鮮葉送到加工廠後，就開始了炒茶的奇妙之旅。炒茶師傅站在熱氣騰騰的鍋前，熟練地把鮮葉倒進鍋裏，剎那間，茶葉的清香就飄散開來。殺青的時候，鍋裏溫度可高了，師傅會根據茶青的嫩度，用冷揉、溫揉、熱揉這些不同的工藝，再結合「理、揉、搓、抖」這些手法，把茶葉整出形狀來。我忍不住問師傅：「這麼多步驟，您怎麼記住的呢？」師傅笑着回答：「這都是多少年的經驗了，幹久了，就長在骨子裏了。」

炒茶，可是傳承了上千年的手藝。唐代劉禹錫都在詩裏寫過炒茶的場景：「宛然為客振衣起，自傍芳叢摘鷹鶯。斯須炒成滿室香，便酌砌下金沙水。」母親常說，做人也如同炒茶，需要在不同的境遇中調整自己，適應環境。遇到困難時，要像殺青時的茶葉，在高溫中堅守，不退縮；面對生活的壓力，要像揉捻中的茶葉，雖歷經波折，卻能塑造出更好的自己。

經過好多道工序後，原本青翠鮮嫩的茶葉就變成了外形緊細、灰綠還「起霜」的成品。泡上一杯，茶湯濃郁、順滑、回甘，讓人沉醉。勞作之後，喝上一杯炒茶，疲憊一下子就沒了。家鄉還有把炒茶做成蜜茶的習俗，蜂蜜和老茶一結合，味道甘甜清爽，直沁心脾，每一口都能喝出春天的味道，也能喝出採茶人和炒茶師傅的辛苦。

山風從晾茶架上吹過，帶着白天積攢的溫暖。春茶的採摘和炒製，就是人和自然的一場合作。在茶園裏，茶農們用辛勤的汗水，炒出了春天的芬芳，也炒出了生活的希望。

（作者係中國散文學會會員、中國詩歌學會會員）

春風吹來薺菜香

劉長利



豫北衛輝是《詩經·衛風》發源地之一，「誰謂荼苦，其甘如薺」，道出先民食用薺菜的悠久歷史。歲月流轉，這份對薺菜的喜愛一直延續至今，當地人親暱地稱其為「薺薺菜」。

柳吐新綠之時，「薺菜已堪挑」，我和妻子一頭扎進陽光明媚、生機盎然的田野，既貪戀薺菜的鮮美，更渴望親近自然、擁抱春天。

當年蘇軾熱衷於「時饒麥田求野薺」，可時代變遷，如今麥田和公共綠地多被噴灑農藥，要想尋得綠色無污染的野生薺菜，只能到遠郊的荒灘、荒坡、溝渠河畔。熬過苦冬的薺菜，被一聲聲春雷喚醒，開始舒展慵懶的身子。「眾裏尋他千百度」，直至我兩眼瞪得發疼，「驀然回首」，薺菜卻在雜草叢生處。一襲被春寒織就的青紫衣，便於隱匿，如愛捉迷藏的頑皮小精靈，與草叢環境融為一體，很難被發現。

「和根挑薺菜，帶葉摘櫻桃」，薺菜的白色根莖味道鮮美，是其靈魂所在。然而，旱地的薺菜長得細小微弱，與野草盤根錯節，要連根拔出，只能用鏟子費力地「挑」，不一會兒手上就磨出水疱。此時，我才明白當地人為何不說「挖」，而叫「挑」薺菜，並且把「挑」讀成第三聲。

薺菜味道鮮美，自古被文人墨客所青睞。蘇軾「強為僧舍煮山羹」，發明了用薺菜熬製的「東坡羹」。陸游在《食薺十韻》裏，詳盡描繪薺菜的生長環境、食用方法、味道口感，感嘆「一菜飽有餘，奚取萬錢食」。鄭板橋竟因「三春薺菜饒有味」，直言「令人忘掉異鄉情」。

文人墨客鍾情薺菜，不僅因其風味獨特，更因其蘊含的卓越品質。薺菜耐苦寒，適應性強，即便在乾旱貧瘠之地，也能憑藉極強的適應性扎根生長，儘管瘦弱，顯得細小伶仃，卻不忘完成開花結果的使命，一兩寸高便抽出花莖，頂

着十字形小白花，在春風裏搖曳生姿。薺菜善於把握時機，有陽光就燦爛，遇雨露便茁壯。如果長在水源充足的溝渠邊，便能迅速枝繁葉茂。

民諺「三月三，薺菜賽靈丹」，足見其營養豐富、藥用價值高。在饑荒年代，它更是百姓熬過青黃不接的「救命菜」。薺菜如無畏勇士，苦熬嚴冬，即便環境嚴酷，也以纖細的軀挺直腰桿，或許正因如此，諸多文人名士偏愛薺菜，在詩詞歌賦中為其留下獨特文化符號。他們在面對人生困境時，沒有悲觀失望，展現出類似於薺菜的傲然堅韌。蘇軾被貶黃州，一句「此心安處是吾鄉」，盡顯從容豁達；後又被貶儋州，遭遇人生最低谷時，他仍未沉淪，而是積極開辦學堂，傳授知識，惠澤眾生。范仲淹年少家貧，靠「粟粥薺菜」苦讀求學，做官三次被貶期間，均能心繫民生，造福百姓。他的「憂樂觀」對後世產生了深遠影響。

挖完薺菜，身心俱疲的我躺在枯草坪上，仰望藍天白雲，近觀薺菜花姿，聆聽鳥鳴啾啾，嗅着春天氣息，猶如破繭重生般舒爽。一陣涼風吹來，我連打幾個噴嚏，口吟「城中桃李愁風雨，春在溪頭薺菜花」，不禁感慨，久居城市養尊處優的我們，竟然脆弱得像溫室花朵。

回到家，妻子紮上圍裙拾掇薺菜，摘掉枯葉、老葉、草屑後，份量竟然減少一半。令人稱奇的是，原本灰頭土臉的薺菜，經焯水後竟綠若翡翠。薺菜喜葷大油，與肥豬肉搭配拌餃子餡，會產生奇妙的化學反應，足以「鮮掉眉毛」。妻子正式包餃子之前，總要先煮熟幾個，讓我先嘗嘗鹹淡。我顧不得燙嘴，一口一個，權當「咬春」，瞬間，獨特的鮮香在舌尖上跳躍，滿腹激盪着春的蓬勃。挑薺菜的辛勞頓時消散，只剩下滿滿的成就感和幸福感。

（作者係中國作家協會會員，中國報告文學學會會員）



●現在只能到遠郊的荒灘等地尋得無污染的野生薺菜。

作者供圖